853
161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一

昭公三

癸酉 景王十七年 **十有四年** 晉昭四 齊景二十 衛靈七 蔡平二 鄭定二 曹武二十七卒 陳惠二 杞平八 宋元四 秦哀九 楚平王居元年 吳夷末十六

春意如至有晉

左傳 尊晉罪己也 尊晉罪己礼也 穀梁傳 大夫執政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礼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為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陳氏曰大夫不致必見挑也而後致亦危之也

孫氏曰至名不稱氏前見也○劉氏曰左氏以舍族為尊晉罪已非也一事再見卒名爾魯本無罪何罪已之有

附録

左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附録 左傳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及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在位十四年子郊公嗣 左傳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浦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浦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卒自外録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録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詳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 汪氏曰 六年葬杞文公 一年葬薛獻公 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彊鄆取鄅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然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 汪氏曰 襄十八年同圖齊十九年猶葬靈公 不以私故絶吉凶慶弔往

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脩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襄陵許氏曰昭公以來微國皆葬而莒著丘公不葬者莒卒無謚其號夷也春秋不以夷亂華也

附録 左傳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族使鬬辛居郎以無忘舊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公子意恢郊公奔晉

公子鐸逆子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殿

梁傳言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高郵孫氏曰公穀皆以為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大夫之位絕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見於經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

陳氏曰書殺意恢以非其罪也

汪氏曰意恢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為文而不去其族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馬者韓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

附録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貿鮑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

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邪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為不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甲戌 景王十八年 **十有五年** 晉昭五 齊景二十一 衛靈八 蔡平三 鄭定三 曹平公須元年 陳惠三 杞平九 宋元五 秦哀十 楚平二 吳夷末十七卒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揮幎曰禘之日其有殯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沽乎沽二子日癸酉禘叔弓沽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左氏曰禘于武宮杜氏曰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後立叔弓沽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禮記曾子問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孔子曰廢）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冥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篇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篇入而卒於其所去樂至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家氏曰）祭者主於誠慤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衛臣柳莊疾革其君必使以告為之變其常也叔弓預於祭倅有疾而死則君為之徹樂卒事可也若叔弓自殁於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告不當以卑而廢尊春秋書之記禮之變其常耳此與襄仲之卒夫篇其禮不同不可引以為證也（高氏曰）成六年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事于武宮則知自立宮之後祭之如親廟方其祭也而叔弓涖

事篇入而卒此豈雉鳥之變而已哉○〔啖氏曰〕穀梁言大夫之卒雖當祭禮皆告于君按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趙氏曰〕左氏云禘于武宮僖宮棄宮蓋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爾〔汪氏曰〕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而不書祭名者以叔弓之卒去樂卒事變礼而書之非時祭之失故止曰有事而不曰祠也左氏以禘為四時之祭遂誤以為禘耳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

無出字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敢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

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杜氏曰〕朝吳故蔡大夫公孫聲子歸生之子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屈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

危疑之地苟有譖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知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附録 左傳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逆姦所喪滋多使鼓一人殺叛人而懲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貫怠不如完舊貫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察義不愆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義一人以鼓子為戮歸

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 汪氏曰 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稱晉師宣十六年十會狄甲氏留吁稱晉人昭十二年荀吳伐鮮虞稱晉此年及定四年五年士鞅伐鮮虞皆稱將稱帥師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略咸見矣

[閻杜氏曰] 前既狄之今不復與者春秋撰其重者而為之辭[陳氏曰] 嘗狄晉矣則荀吳何以無貶於初伐貶餘實錄而已爾

冬公如晉

[左傳] 平丘之會故也[臨川吳氏曰] 平丘之會公不與

明皿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為恥也

[附録] [左傳]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鍵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蒐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楅衡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

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志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乙亥 景王十九年 **十有六年** 晉昭六卒 齊景二十二 衛靈九 蔡平四 鄭定四 曹平二 陳惠四 杞平十 宋元 六 秦哀十一 楚平三 吳僚元年

春

附録 左傳 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

左傳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應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謂乎 襄陵許氏曰 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畧以齊之強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并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務爭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 家氏曰 徐之封在齊南鄙桓公之霸楚成伐徐桓公躬率諸侯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之又出偏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非但為徐計亦自為齊計今齊景聘魏晉霸而不能志其遠者乃伐徐以為左右望之計視桓公之保徐有愧多矣 汪氏曰 楚虔之立徐屢從楚伐吳昭十二年

以為貳於吳而圖之蓋徐實楚之與國也此年盟蒲隧而遂與齊踰十五年吳卒滅徐則甲父之帛固不足以保徐之社稷也〔厲陵李氏曰〕此為晉伯既衰齊景公爭伯之始事盟而不書春秋不忍絕晉也齊景即位於襄二十五年今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栾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明政刑以強其國委任陳氏觀晏子之言而景公之自治疎矣乃欲以無政之國爭強圖霸宜其不遂振也晉自重丘以賄故不克有功於齊於是亦坐視而莫較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作戎曼

〔左傳〕楚子聞蛮氏之亂也與蛮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蛮子嘉殺之遂取蛮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公羊傳〕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范氏曰〕楚子不名戎蛮子非中國故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蘇氏曰〕楚子誘蔡侯殺之書月書日書名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蛮皆不書夷狄相殘畧之也〔家氏曰〕楚大而於周班皆為子不得擅相侵伐況誘而殺之乎

〔附録〕〔左傳〕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冨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儆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

不敢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聞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賑歸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主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辭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儆也若蜀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懼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

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鍾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昭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敖奪尔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伯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聞命矣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子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蓋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詩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賜起賦不出鄭志皆昭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馬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王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王是賜我王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夏公至自晉

左傳 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 汪氏曰十二年莒人愬取鄆十三年平丘不與盟執意如十文伯辭公二十一年羅將代鮮虞惟二十三年有疾乃復又二年蹠弟少姜非朝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旋 汪氏曰五年如晉莒人愬受牟夷欲止公范獻子諫乃歸公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 朱子曰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身雖困而道則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得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 汪氏曰夏少康事見左傳哀公元年衛文公事見左傳閔公二年史記勾踐保棲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會稽嘗膽報吳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用樂毅以敗齊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汪氏曰〕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惟僖公十七年十二月會淮明年九月晝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明年五月晝至昭公去年冬如晉今夏晝至皆受制於大國踰二時而始返雖不書晉人止公考其時則微傳而事著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左傳〕秋八月晉昭公卒〔盧陵李氏曰〕晉昭立於昭公之十年在位日淺僅有厭熬平丘之會其餘則再伐鮮虞而已李氏曰晉至平昭伯事陵遲隳壞春秋所書皆錄變之大者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政在侈家賢者雍棄此其所以削弱不亢敵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晉祁午數當時之功如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有功足云哉方桓公之初每患伯權大強而王政弱文襄以後王政不必論矣惟恐伯權之不能強也權者大物也上不能制而授之工則下強而上弱中國不能制而授之夷狄則夷狄強而中國弱家有千金之利已弗能受呼庸人而分之雖二二尺之童弗為豈有尊為邦君而授權於大夫此溴梁之會平公所謂內有變而不知者也人欲自毀藩籬揖倪雛於庶下而與之干權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豈有身主夏盟而授權於夷狄此宋之盟平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蓋世有苟道自便者媮於及身之謀而忘乎後日之害平公則謀出於身而害見乎身何其謬歟溴梁之事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苟偃一怒而十二國興戎後五年栾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栾氏不知

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此皆身致之也至於昭公之政則又微矣僅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屈於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為晉君臣者改物厲志憤惕警懼以率舊列猶恐不逮今也四方未觀德而虒祁崇侈以啟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汰乎丘雞日同盟齊敢拒公鄭敢爭承衛病匐莒之援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駕敵國哉亘乎晉之卑也

○九月大雩

左傳　旱也

附録　左傳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蘇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

臨川吳氏曰　卿共葬事畏晉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傳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日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有七年

晉景　頃公去疾元年　齊景二十三　衛靈十　蔡平五　鄭定五　曹平三　陳惠五　杞平十　宋元七　秦哀十二　楚平四　吳僚二

丙子　景王二十年

春小邾子來朝

左傳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汪氏曰三年小邾穆公來朝至是十有五年再朝于昭公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欒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碎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杜氏曰正月晝已正陽之月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

○秋郯子來朝

左傳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鴲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家

氏曰周魯俱衰典章闕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録之也〔王氏曰〕世亂禮廢而博學多識之士猶有存者有王者作皆可用為政故仲尼冀中國寡陋下若夷狄之有人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數無之字

〔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孟非祭也其伐戎平陸渾氏甚驕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戒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宗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北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上

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絶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高氏曰〕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自是陸渾駐於楚而為中國之害是荀吳滅之〔汪氏曰〕戎居諸夏之區固中國之大害也晉武不能徙戎辛至於神州陸沉則中行穆子之滅陸渾疑可褒矣然陸渾之戎本居秦晉之西北在荒服之外自隱之二十二年晉乃與秦遷之於伊川侵逼王畿則是晉人始謀不臧之過也今也與楚爭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掩其不備而滅之蓋不足以贖前過矣奚可褒之
有哉陳氏曰自是九滅稱大夫矣
滅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皡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諶爭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公羊傳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一有一二日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大辰心也

尔雅 大火謂之大辰

孔氏曰 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

春秋元命苞 心三星五度有天子明堂布政之宮

前漢書 五行志心天子之象也天文志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為大辰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

何氏曰 心者天子明堂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為二天下兩主後爭也

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

事見左傳 二十二年二十六年三十二年至辰

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濫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氛氣所感固將墮吳而降之罰也故氛侵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宋氏曰〕大辰大火周木德火將出木將入〔裘陵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盜也衛亂君奔陳敗鄭獲唯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尹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獲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轘之及泉盜其醢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彼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公羊傳〕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穀梁傳〕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杜氏曰〕長岸楚地〔張氏曰〕水戰也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汪氏曰〕楚先勝吳吳後復勝楚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說勝囊瓦以貨行

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汪氏曰〕如伍巫伍員之類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攻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陳氏曰〕此楚令尹陽匄也書人吳公子光也書國畧之也楚之君大夫不見於春秋者十八年而吳入郢矣五生吳嘗敗楚于鵲岸不書六年敗楚于房鍾不書書伐吳而已於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言之也○〔劉氏曰〕穀梁云進楚子故曰戰非也戰則云敗則云敗豈禮於吳楚哉且楚與中國並久矣豈至此而進之哉

丁丑　景王二十一年　十有八年　晉頃二　齊景二十四　衛靈十一　蔡平六　鄭定六　曹平四　卒　陳惠六　杞平十二　宋元八　秦哀十三　楚平五　吳僚三　春

〔附録〕〔左傳〕春王三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以而毛得以濟後於王都不亡何待之義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傷故

王三月曹伯須卒文

〔左傳〕曹平公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大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大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耳豈不或信然不與亦不復火鄭之疾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瀝焉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徙與三十人遷其機上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太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卞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壝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杜氏曰瓘珪也斝玉爵也瓚以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何以書記異也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寬其征杜氏曰記所焚之戶數而寬其賦稅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杜氏曰瓘珪也斝玉爵也瓚以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

吾言鄭又將災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後言命也〔刘氏曰〕四國同日而災非人所能為也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

六月邾人入鄅

〔左傳〕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我奔子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杜氏曰〕鄅妘姓國在瑯琊開陽縣〔汪氏曰〕書以惡邾且為宋公伐邾起也

○秋葬曹平公

〔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而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附録〕〔左傳〕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稷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避而惡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

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圭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惆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敗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侵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棄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侵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白羽一名析楚邑杜氏曰自棄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為文茅堂胡氏曰本所以存許非強之也汪氏曰復封陳蔡而許亦遷棄故今自棄而遷許至是三遷矣

戊寅 景王二十二年 **十有九年** 晉頃三齊景二十五衛靈十二蔡平七鄭定七曹悼公午元年陳惠七杞平十三宋元九秦哀十四楚平六吳僚四

春

附録 左傳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敖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宋公伐邾

左傳 鄅失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之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鄅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鄅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高氏曰天下無霸而宋元於此一正入鄅之亂是以春秋録而進之 家氏曰凡書爵而書侵伐者多貶此繼邾人入鄅而書宋公伐邾則與宋公之討有罪也 王氏曰因其臣之私請而興師伐國當時列國之政大夫專之故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傳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穀梁傳 曰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汪氏曰悼公在位二十四年世子止之弟斯立是為元公

按左氏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

其君者止不嘗藥也【禮記】文王世子疾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君其一【朱子】曰疾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不可以不謹也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穆氏曰】謹疾也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茅堂胡氏曰】悼公不起是飲非其藥而致卒也止不嘗藥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敬也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跬步之間猶不敢忘父母況父母之疾而可輕之乎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弑君欲速

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嗌音益咽喉也未逾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堅氷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弑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汪氏曰】歐陽公辨三傳論止為真弑必若此言夫人

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弑君之意矣【陸氏曰】世子君之貳也許其進藥則亂臣賊子得容其姦矣故聖人罪止一人以絶萬世之禍也【張氏曰】藥劑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姑以瘧言之今之治瘧以砒煆而餌之多愈然煆不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然止以弑書何也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耶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番陽嵩氏曰】許止之事雖若可恕萬一後世臣子幸君父之疾進藥以斃之而自附於不知嘗藥之義是啓之為亂原也【陳氏曰】哀姜慶父弑閔公書曰公薨夫人姜氏孫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罪人斯得矣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而卒世子奔晉世子止誠不嘗藥亦春秋將為後人戒書曰世子止弑其君不言奔可也○【刘氏曰】穀梁云曰弑正卒也非也州吁無知督萬商臣趙盾歸生夏徵舒崔杼甯喜弑君皆書曰可云皆正卒乎春秋褒貶豈不明特日月而後見之此泥而不通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加趙盾弑君訓人以臣道也加許止弑君訓人以子道也二事相類然晉靈公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者許止自責適年而卒其心可知矣趙盾力能討賊而不討春秋不得不終誅之也若陳氏因左氏止奔晉之說而疑止真弑父則又恐未可以一家一句而盡廢諸傳之文也

己卯地震

汪氏曰 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及二十三年是也夫地道安靜以震動為反常之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為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強僭已甚天之示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遂及於難悲夫

附録 左傳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傳 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郭使孫圉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高氏曰 齊景爭霸之心不下於僖桓而莒不事齊故 汪氏曰 齊景爭霸之心不下於僖桓而徒計近功汲汲焉有事於徐莒以晏子之賢為之輔佐而亦不能有所匡正則所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弑也曷為不成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耳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尔只許世子止弑其君

止也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穀梁傳曰卒時葬不使正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免乎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不舉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

程子曰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為弑父也其說曰子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為弑父也其說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免乎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范氏曰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家氏曰或問蔡般之弑皆書葬同乎否乎曰其弑異其葬烏得而同

附録

左傳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發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

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懲他日絲以告其舅各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夫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避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仁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歎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城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鬬于特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祭

馬子產弗許曰我鬬龍弗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讒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春王王月

附録 左傳 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莽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決儀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稱以方城之外

干支	魯	晉	齊	周	楚	吳	宋	鄭	蔡	陳	曹	秦
己卯	景王二十三年 二十年	頃四	景二十六	靈十三	平八	僚五	平十四	定八	平八	惠八	悼二	哀十五
					卒							平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拔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定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尔尔耳誰生乎建也對曰臣告之君主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聽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迹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君在吳必憂楚圖盍以免其父召之曰來吾免而父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尔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尔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久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副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鄧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莫公反穀作費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寵生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穀梁傳自費者專乎費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教也高氏曰會子臧之子鄭子臧之采邑也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列氏曰大夫之奔未有言其自者獨此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自鄭是変例也　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荀子〕大略篇絶人以玦反絶以環〔注〕内好如環而缺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説入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范氏曰〕會以公孫之貴而得鄭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致於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敢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録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汪氏曰〕如漢武帝封孟嘉成帝封孔吉宣帝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封蕭何子孫之類蓋得春秋之旨矣〔陳氏曰〕鄭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鄭出奔宋以別從國都而去也○〔刘氏曰〕公羊云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所以謹賢者之過也謂小不足以妨大短不足以毀長而可以成人之美者也若乃大惡至叛君專地反臣子之義亂人倫之常矣而猶為之諱乎〔汪氏曰〕春秋書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皆先書叛故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此書自鄭出奔而先不書叛則非叛也蓋鄭乃公孫會繼其父之食邑而得專制之者如穀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或尔得罪待放君死赦命是以自其所食之邑而奔他國也廬陵李氏曰此條書法與華向自宋南里出奔楚同左氏杜預無傳已不可考賈逵及公羊皆以為叛然經既不書叛且既叛則不應書公孫故公羊有為喜時諱之說夫叛逆而以其祖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羞誅於周也大傷教矣惟刘氏意林曰春秋之時臣能事其邑無不叛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猶據防以求後是以孔子譏之以謂其罪與不孝非聖者功也故深察公孫會之至犂奔齊公孫會之自鄭奔宋其賢於臧武仲遠矣降而無憾憾而能豫惟知命而好禮者能之此說蓋本穀梁而胡氏亦取之然公孫會之書例之公子手可矣胡氏亦以為賢者之後諱之似鑿

附録　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攻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

左傳衛公孟縶狎獸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惧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二事公孟子狎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潛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內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盖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草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蔽之斷脅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驕自閉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聚乘使華寅乘二車及公宮鴻駢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諸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衝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股南楚之背公遂出寅朋郭門踰而從公公孫青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境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焉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命寡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昏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桃在乃歧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拜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鞭終身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死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疾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也穀梁傳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曰衛侯衛侯累輙者何也曰丙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踶衛謂之輙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

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家氏曰]宗魯始因齊豹而事公孟豹將作亂語宗魯使之先去宗魯不能去亦不以告其主既而乃與公孟俱死於齊豹之難彼自謂決於縶信於豹而於二者皆失之知公孟之惡而事之不能早去眈祿也聞齊豹將作亂不以告其主不忠也雖與公孟俱死而死不足錄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文定之說有得於聖人之意[臨川吳氏曰]凡稱盜蓋皆賤者但當稱人以其所作不義故不稱人而稱盜[范氏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孫氏曰]以衛侯之母兄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若此故書以著其惡[張氏曰]縶以有疾不得列於宗而廢是以舉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使全其身者必無所

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使不得有為於其國此舜所以盡其恩於兄弟也靈公受國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之預於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母以預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也○劉氏曰左氏云齊豹殺之求名而亡非也豹挾怨除憤發泄為亂耳本無畏強禦之名亦非豹所求也意豹作亂不能不心愧此正欲蓋非求名者又云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設春秋書齊豹殺衛侯之兄縶其貶其於稱盜矣人亦未肯奔走其名也廬陵李氏曰左氏說見昭三十一年胡氏不取然春秋書盜者四射止也齊豹也公孫剽也陽虎也皆大夫也故任公輔以為豹非卿故曰盜而陳氏亦曰既奪之司寇則非卿矣恐其說亦是其罪衛侯之說公穀得之諸家皆同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

左傳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郕申出奔鄭其徒與公華氏戰于鬼閒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盡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訓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二公子為質必免公子魋八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家氏曰春秋書三卿同目而奔不惟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爾陳氏曰於是公子城公孫忌八子奔鄭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其但

書三子何先奔罪也衆不可勝罪則罪其甚者入南里以叛乞師于楚焉宋患之日久是以甚三子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廬左作盧

附録 左傳 齊侯疥疾病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謝賓公說乃誅祝史晏子曰昔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場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霸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

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於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德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伐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辜于心其祝氏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矣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禱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海之鹽蜃衍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福介之關暴征其稅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僭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敬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

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至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葵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葵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憐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庚辰　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　晉頃五　齊景二十七　衛靈十四　蔡悼公東國元年　鄭定九　曹悼三　陳惠九　杞平十五　宋元十一　秦哀十六　楚平八　吳僚六

春

附録　左傳　春天王將鑄無射令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藏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傳　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書聘此　左傳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蔽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杜氏曰晉頃公即位通嗣君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汪氏曰二十三年晉執舍蓋原於士鞅之怒也晉之聘魯者十有一於荀庚而終於士鞅始則伉而要盟終則怒而責禮

霸者之臣所以修聘於望國之魯其非邦交之舊亦甚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叛公作畔

叛

左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曰吾聞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匹夫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曰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說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敖使子皮承宜僚以歛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

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宋之南里

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群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爲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

戚者而不言衛（見襄公十六年）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宋（見定公十一年）此獨言晉（見定公十三年）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孫氏曰）前年出奔猶絕復見者以入宋南里叛犯君當誅○（劉氏曰）八公辛亥南里者何右曰因諸者然非也入宋而居南里也（汪氏曰）穀梁云南里宋之南鄙非也凡書叛不言四鄙必書其邑此不言邑而繫之宋則為宋城內之里名無疑矣又曰叛直叛也謂直叛而不作亂夫外扶吳楚之援將以覆其宗國其君幾不能自保猶曰不作亂耶其責自陳陳亦有罪矣以奔亡之臣而能入國以為亂非陳助之兵力則未見其可也晉荀吳會齊衛曹之師以救宋而不書圍宋南里者悼公圍彭城則以五大夫歸荀吳救宋而逸賊彼等向得逭不臣之誅故不以計叛予之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傳）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汪氏曰）日食二十六昭公之世凡七見凡之他公災異最數自節位至是年四書日有食之矣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遇災而懼之意乃云不為災彼公怠於修政遂致失國蓋黨於季氏而姑為諂諛以悅君也

○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作座

付録 左傳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鳩口獲其二師公子苦難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徼曰擲微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夫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店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里而歸華娃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諸丘鄭翩願為鶴其御顧為鵝子祿御公子城莊華為右于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逆豹則讎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throw矢城射之瘡張匄拽而下射之折脰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于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五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瘡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鷹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雎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遂越師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擇君而臣是耶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徼既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作東

左傳 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覺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乎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穀梁傳 東者東国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者也 劉氏曰 穀梁云東者東國也曰東惡而貶之非也如貶之書東國不亦足乎即貶其半名為法者使蔡侯止名東當復貶去其上下而云蔡侯田乎 汪氏曰 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東即東國而誤為朱也然左傳昭二十九年記沈尹戌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東國政平侯子而代立則朱東國固兩人也豈穀梁經文因後書東國而誤也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襄陵之伐鮮虞豈妨於邦交之禮如文三年晉將伐楚以救江而公如晉成三年晉將伐齊咎如而公亦如晉未聞辭公也況是年晉實未嘗有事於鮮虞蓋托辭以拒公耶 高氏曰 魯衰而朝於齊晉晉愈強則其往也愈數及魯之益衰也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之削也滋甚而不能以義自強耶

春秋大全卷之三十一終

1866

春秋大全三十一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